



学友信息交流

第十二期--《今年庆典筹备》专辑
2012年5月12日

复旦大学数学系 62 届学友联谊会



增发说明

为尽快汇集《征复通知》的回执反馈，以及尽多征集大家对办好今年庆典活动的意见与建议，又为配合《纪念书盘》的制作，许多制作素材需要全体学友协助做好质议、更补与审定工作，如《最新通讯录》、《我们的老师》与《我们的班级》，以臻准确与完善；再考虑到大量制作稿件也需要及时刊发登载，以促进更多学友投身供稿行列、提升《纪念书盘》的档次与价值。据此，我们在3月12日增发了《最新通讯录》专辑——《学友信息交流》十期，并决定在5月12日再增发《学友信息交流》十二期——《今年庆典筹备》专辑，内容包括《庆典的探讨》、《我们的老师》、《我们的班级》、《书盘的制作》（以上海学友为主体）。

我们希望每位学友能关注、细阅本辑的内容：多快地提供“完善今年庆典活动的具体安排”，认着地审议《我们的老师》、《我们的老班》这两份名单和提供已变更的“通讯信息”，并将你们的更补意见（连同审议《最新通讯录》的意见）在6月底前寄发回联谊会秘书组，以实现在6月底将《最新通讯录》、《我们的老师》与《我们的班级》这三份素材定稿，进而及时为《纪念书盘》制作者收录；尽早地完成你的“自我介绍”与“难忘回忆”，以厚实《纪念书盘》的质量。

我们期待大家的积极配合！我们渴望大家的守时反馈！

学友联谊会秘书组 2012.5

庆典的探讨栏

自《学友信息交流》十一期刊登《今年庆典聚游活动征复通知》以来，陆续

收到了近20位师生的回执反馈与口头反馈，他们都表示将积极参加这次恐是绝后的全国性大型聚游活动，有的也明确要求帮其订好10月22日的客房，有的则呼吁大家克服一切困难务必要前来与会，并提出了非常珍贵的具体意见与建议，下面我们全文刊发王锡祥学友的“建议书”，以引发大家更加广泛的探讨，并最后编织好贴近大多数学友意想的“今年庆典聚会活动的具体方案”。我们正热切地盼望大家进一步提出你们的好意见与新建议！

这里，我们秘书组同意王锡祥学友就增加聚会发言时段的意见，对于开展当晚的卡拉OK与舞会活动的建议，将根据场地落实情况再予以确定。至于旅游活动，我们将依据大家的实际要求来组织之，必过最重要的是，一定要预先知晓每一位与会者的具体想法与口味，以便在庆典前作好联系、安排及筹措工作（特别是要落实游地、车辆需要时间提前量，而车辆的大小则又取决于参游者的多少），否则拖到庆典时定方案，那肯定是不行的，故而务请大家在《今年庆典活动正式通知》回执上填写清楚！更必须寄发回该回执！

感谢大家的密切配合与热情参与！

学友联谊会秘书组 2012.5

王锡祥学友建议书

秘书组的学友们，你们辛苦了，非常感谢！我提几点建议：

一、要再次热情期盼老同学光临，只要你身体健康条件许可，今年10月23日——复旦62届数学系毕业庆典活动日，不管你在海外，天涯海角，请你（妳）把身边其他要事放一放，尽力启程前来参加，庆典活动秘书组代表全体同学热烈 欢迎你！

二、庆典仪式一天为宜。通知中，庆典仪式从开幕到拍照合影留念，只有二个半小时，短了点。期间领导讲话、领导致辞、代表致辞、秘书长发言、……到宣读贺信、贺电、贺词，还有会务要讲，实际上与会学友发言时间很少，不太合适，因为：

1. 与会学友发言，是 50 年来老同学一起见见面、聊聊天、亮亮相的机会，是庆典活动的一个重点，我同意每位学友至少发言三分钟，按 80 人计算，至少 240 分钟，要 4 个钟头；

2. 与会学友发言，是轻松的、愉快的、自由的、即兴的，也不排除带发言稿的，通知中“与会者必须交书面稿”不太合适；

3. 这一天里，还可以安排点“小班活动”的时间。

三、照顾住宿复旦接待宾馆的外地学友，当晚可以安排卡拉 OK 晚会，尽兴地唱歌、跳跳舞。根据需要可特邀能歌善舞的学友先到复旦，如陈道灼、黄幼从等。

四、“纪念光盘”和“纪念书册”，我想凡有照片、图片类的“纪念光盘”应该允许在 DVD 机上播放。

五、聚游活动经费，个人以自费作基础，听秘书组安排。

另外，我参加这次庆典活动，独自一人，不带家属。聚游活动我选择结伴（或单独）“自主择游”，一定参观一下“世博会”保留馆，其余，采取“临时搞定”的办法。

王锡祥 2012. 5. 8

我们的老师

数学分析 主讲：胡家赣、金福临、陈传璋、夏道行（据谢惠民学友说，我们二年级时，恰逢夏先生回国，他上了一段时间分析课，微分几何内容作为数学分析的一部分，就是先生上的，高熊飞学友说，场论也夏先生教授的。）；

辅导：龚静芳、徐业基、孙芳烈、朱振民、费荣昌。

解析几何 主讲：孙振宪； 辅导：郑祖麻、叶敬棠。

高等代数 主讲：王光淑； 辅导：徐瑞芬。

线性代数 主讲：黄缘芳； 辅导：吴时霖。

常微分方程 主讲：朱家骏； 辅导：李君如。

数理方程 主讲：许政范； 辅导：孙芳烈（据胡美琛学友讲，孙先生当时在概率论教研组，她不可能辅导）、周清清，也可能还有郭柏灵。

复变函数 主讲：何成奇； 辅导：范莉莉、郭毓陶。

实变函数 主讲：夏道行； 辅导：李钟鲁，据高熊飞回忆还有一个女老师辅导过。

泛函分析 主讲：夏道行； 辅导：徐业基？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主讲：陶宗英； 辅导：？

计算方法 主讲：许自省； 辅导：宗月娴。

体育？是分班同时上体育课的。其中有一个是病弱同学集中在一起的，好象袁采、高熊飞学友就在其中。又据章治本回忆，听说在解放前，他的任课老师在拳击方面是有些名气的。他还选了一些同学在晚饭前的自由活动时集体教了几次，后因国家取消此项目比赛而停止。

普通物理 主讲：吴建华（据胡美琛学友回忆，讲课是姚振璜一是音同，写法可能有出入，后调上海科大）； 辅导：钱佑华。

理论力学 主讲：徐小伯、后换成 宋家骥； 辅导：孙幼烈？

连续介质力学 主讲：许安民（据胡美琛学友回忆，上课是陈文熊）；（据陈恕行学友回忆，有位是留苏回来的老师陈文熊。

政治经济学（据章治本学友回忆，好像有此门课程。授课者为经济系一位戴眼镜的女教师；又据胡美琛学友回忆，她是李幼芬。）

俄语？（据章治本学友回忆，凡是高中时就学俄语的，则在一、二年级时开的第一外语是俄语。授课的是一位头发梳得油光光的男的副教授；又据胡美琛学友回忆，一年级上课是劳修全，后来还有曹洁秋）；辅导是一位个子比较大一点的女教师。

英语？（据章治本学友回忆，刚进复旦后有为留苏预备生开的外语；到三年级时的第二外语，授课的是一位男教师，没有配辅导老师；又据胡美琛学友回忆，英语分快慢班，上课老师多，说不全，曾有伍况甫、吴辛安、钟桂芬等）。

力学专业

理论力学 主讲：蔡圣善（物理系老师）； 辅导：徐小伯、丁伯金。

高速空气动力学 谷超豪。

数学专业

泛函分析专门化（专题讨论方向为：算子谱分析）夏道行、李钟鲁。

泛函分析续论 夏道行。

标子与半群 夏道行。

赋范环论 夏道行。

广义函数论 夏道行。

微分算子 严绍宗。

理论物理 (物理系老师, 姓名中好像有个鹏字。)

常微分方程专门化 金福临、李训经。

非线性双曲型偏微分方程专门化

流体力学 ? 陈文熊。

非线性双曲型偏微分方程引论? 主讲: 李大潜; 辅导: 俞文黉。

讨论班 ? 李大潜、俞文黉。

混合型偏微分方程 谷超豪 (是试讲性质, 没有辅导老师)。

微分几何专门化

黎曼几何 主讲: 胡和生; 辅导: 忻鼎稼。

常微分方程专门化 金福临、李训经。

非线性双曲型偏微分方程专门化

流体力学 ? 陈文熊。

非线性双曲型偏微分方程引论?

李大潜、俞文黉。

讨论班 ? 李大潜、俞文黉。

混合型偏微分方程 谷超豪 (是试讲性质, 没有辅导老师)。

微分几何专门化

黎曼几何 主讲: 胡和生; 辅导: 忻鼎稼。

现代微分几何概念 主讲: 苏步青;

辅导: 华宣积。

嘉当外形式法 主讲: 苏步青; 辅导: 张爱和。

理论物理 (与泛函分析专门化同学一起上)

讨论班 胡和生。

概率统计专门化

马尔可夫过程 吴立德。

统计 汪嘉岗。

数理逻辑专门化 主讲: ? 陈火旺; 辅导: 许自省。

并于6月底向秘书组提出修正意见。

我们的班级

复旦大学数学系 62 届各班入学名单

(1) 班

韩松才, 吴明怡, 孟伯荣, 傅德兴, 汪振鹏, 吕听泉, 盛沛栋, 汪世奇, 李达仁, 孙道勋, 叶秀明, 黄智强, 刘辰楼, 陈光弟, 刘生玉, 楼世拓, 陈俊本, 孔金满, 董太亨, 董大年, 宋念慈, 王锡祥, 朱德之, 周显初, 戴世强, 施明光, 陈云程, 沐定夷, 张 文, 李永福, 殷连元, 汪良辉, 周忠泰。

(2) 班

陶志光, 张霁珠, 龚奇敏, 臧国才, 金瑞椿, 陈阿狮, 黄炳源, 范伟民, 周本华, 陈道灼, 孙光第, 黄裕发, 叶耕中, 葛锁网, 苏显儒, 刘宏宝, 董师舜, 殷冠华, 鲍佐祥, 王申怀, 舒五昌, 汪国强, 沈金根, 汪芳庭, 梅定甫, 胡美琛, 姚 琦, 王汝龙, 伊 文, 周继高, 陈天平, 丁 仁, 朱仁华, 顾可敬, 王远猷, 严新梁。

(3) 班

谢惠民, 马怀祖, 钱雪元, 马锦忠, 沈纯理, 尹仙保, 钟以禧, 杨金标, 徐元宙, 邱家恒, 章治本, 徐家鹄, 袁 采, 曹家鼎, 卞国瑞, 包明德, 邵学才, 朱从鉴, 杨裕生, 刘永才, 李家春, 金朝仁, 马世骅, 陈鸿博, 吴敏金, 黄文为, 林进福, 应绍箕, 何裕鑫, 赵崇诰, 吴茂康, 钱锦泉, 潘耀鲲, 龚雅如, 王淑静, 李振芳, 秦玉珍。

(4) 班

郑国莱, 卢起骏, 周先明, 崔绍农, 桂祖华, 李义富, 张九思, 王婉华, 陈恕行, 萧尔健, 李国莹, 马斌荣, 颜伟成, 丁仰参, 夏道藏, 黄幼从, 杨友春, 华俊荣, 崔秀明, 周川妹, 斯端伦, 邬齐斌, 袁业立, 李伯成, 余国和, 曾桂忠, 张有紘, 王震源, 汪 莘, 郭文龙, 周维耀, 范家义, 邵 仪。

化工班

王玲妹, 吴承浏, 蔡绍华, 张仁荣, 莫晚芳, 童序芳, 张荣芳, 包光初, 秦 强, 陈祖柏, 孙晋坡, 孙四荣, 陈再康, 包复华, 张维英。

后来入班

沈仁欣, 董炳华, 郑道朋, 张又勇, 张如兴, 邓国才, 徐福生, 冯正良, 罗石钧, 丁达夫, 高熊飞, 张肇基, 罗惟德, 李滋新, 方 珊, 王文英, 张学梅。

注: 以上名单属由多人回忆、汇总、整理而成, 请大家审议、斟酌、核准,

尚未定班

胡瀛洲, 陈加仁, 尤桂铭。

复旦大学数学系62届专门化各班名单

常微分方程专门化班

朱德之, 钱雪元, 王锡祥, 邱家恒, 周本华, 王文英, 陈阿狮, 华俊荣, 梅定甫, 冯正良, 谢惠民, 潘耀鲲, 盛沛栋, 马世骅, 陈俊本, 崔绍农。

泛函分析专门化班

斯端伦, 邓国才, 李国莹, 陈光弟, 胡瀛洲, 张又勇, 张有紘, 顾可敬, 高熊飞, 孙道勋, 夏道藏, 马锦忠, 王婉华, 姚琦, 何裕鑫, 郑道鹏, 黄智强。

概率统计专门化班

丁仁, 丁达夫, 丁仰参, 鲍佐祥, 王震源, 徐福生, 马怀祖, 方珊, 李达仁, 沈仁欣, 宋念慈, 邵学才, 汪振鹏, 李振芳, 范伟民, 徐家鹄, 卞国瑞, 徐元宙, 陈天平, 钟以禧, 朱仁华。

力学专门化班

韩松才, 崔秀明, 杨裕生, 朱仁鉴, 刘宏宝, 臧国才, 李家春, 邬齐斌, 叶秀明, 周显初, 殷连元, 殷冠华, 沈金根, 吕听泉, 张文, 汪芳庭, 黄文为, 王远猷, 孔金满, 汪世奇, 包明德, 袁业立, 李伯成, 戴世强, 陈云程, 黄裕发, 罗惟德, 董师舜。

偏微分方程专门化班

周继高, 陈恕行, 楼世拓, 张九思, 张如兴, 黄裕发, 黄炳源, 章治本, 赵崇诰, 余国和, 王淑静, 胡美琛, 袁采, 邵仪, 颜伟成, 杨友春, 董大年。

微分几何专门化班

金瑞椿, 王申怀, 汪国强, 张肇基, 桂祖华, 李永福, 董太亨, 沈纯理, 萧尔健, 王汝龙, 应绍箕, 孙性贤。

化工班

王玲妹, 吴承浏, 蔡绍华, 张仁荣, 莫晚芳, 童序芳, 张荣芳, 包光初, 秦强, 陈祖柏, 孙晋坡, 孙四荣, 陈再康, 包复华, 张维英, 郑国莱。

注: 以上名单属由多人回忆、汇总、整理而成, 请大家审议、斟酌、核准, 特别是每位同学更应自我审酌、核对、核准, 并于6月底向秘书组提出修正意见。



纪念书盘制作动态综述

自赵崇诰学友向秘书组提出印制《纪念书册》的创议以来, 曾通过发《征询通知》等形式征询过广大学友, 也得到过许多学友的积极响应。之后, 我们通过《学友信息交流》这个平台, 先后刊登过赵崇诰、邱家恒、吴茂康、桂祖华、林进福、周先明、葛锁网、曾桂忠、汪世奇、朱仁华、陈道灼、汪国强、高熊飞、张如兴、张九思与朱德之等学友的《自我简介》或《回忆浪花》。又自《学友信息交流》第六期刊发了《明年聚游初步征询设想》后, 秘书组发出的制作《纪念书盘》号召, 马上得到了更多学友的坚定支持、可敬热助与从速配合, 谢惠民学友首先表示, 愿为制作《纪念书盘》提供一定资助, 赵崇诰、丁仁与黄智强学友都自告奋勇地承担起制作《纪念书盘》重任, 沈纯理、与丁仁学友也都表示愿意承揽制作《纪念光盘》的母、子带。随后, 丁仁与黄智强学友便全力投入到制作《纪念光盘》的繁杂实务中, 购置了必要的制作构件, 试制了多份供分析改进的样带, 汇集了能汇集到的素材, 还主动联络部分师生去求索一些恩师的照片……; 赵崇诰学友同样在操劳印制《纪念书册》的各项准备工作——联系印刷厂、核算成本与汇集素材等。

“万事俱备, 只欠东风”, 没有制作素材的数量与质量, 就很难显现《纪念书盘》的预期价值。为进一步动员大家尽力必要的素材, 秘书组先后发出了《告上海学友书》、《告全体学友书》与《再告上海学友书》, 与此同时, 还向“老党员”、“江苏部分学友”与“不少海内外个别学友”发去了专件, 诚请他们予以大力配合、尽速供材, 有效地激发了许多学友的主人翁精神与确保《纪念书盘》质量的强烈共鸣, 随后就形成了一个快速、争相供材的高潮, 依次收到了陈道灼、章治本、殷冠华、马怀祖、杨友春、崔秀明、张如兴、李立新、郑国莱、卢起骏、黄幼从、周显初、崔绍农、张九思、夏道藏、曾桂忠、杨裕生、王申怀、王锡祥、葛锁网、董太亨、谢惠民、邵学才、邱家恒、王远猷、颜伟成、马斌荣、钱雪元、陈天平、陈恕行、桂祖华、陈云程、刘永才、林进福、沈纯理、汪国强、丁仁、华俊荣、汪芳庭与沈仁欣等学友发来的《自我介绍》、《点滴回忆》及其相关影照(其中有些学友多次增补了相关素材), 他们的供材, 奠定了制作《纪念书盘》的可靠基础, 也实值反映了我届学友的基本面貌。

估计还有不少学友正在完稿, 也很快会发给主持制作工程的相关学友。由于制作工作需要必的周期, 必须要有一个供收集、编辑、制作的最少时间, 故而敦请正在完稿的学友必须在六月底前(再放宽一个月)交稿。乘此, 我们还要发布《纪念书盘》制作者的紧急呼吁, 希望至今还保存有有关我届师生的历史纪念品——信件、影照、

物件等，尽快交给他们复制收录。

另外，我们尚要对暂没考虑供材的学友告示真诚的渴望，“不要顾忌自己的平凡，紧要着眼自己责任，重要在于自己的参与”。

谢谢大家的热情支持与积极配合！

学友联谊会秘书组 2012.5

纪念书盘素材

《简介档案》

钱雪元，江苏吴江人，1939年11月出生。1957年苏州第一中学毕业，1962年复旦大学数学系毕业，同年进同济大学当助教，1963-64年机电一局业余大专当教师，1964年转入上海科技协会，1970年、1978年两次跟随华罗庚教授推广统筹法、优选法。1983年，被评为上海市劳动模范。1992-99年任第五届、第六届上海市科协副主席；1993-2003年为上海市政协第八、九届常委。2003年退休。

《难忘记忆》

跌入低谷

1957年，同济大学一位姓迟的学生给我在苏州读书的中学发来一封极具爆炸性的信。信中说，今年大学招生10万零8千人，仅为当年毕业生的一半，但工农学员可不经考试而包送入大学。这则现在看来是极其容易理解的政策在当年我校却掀起了惊天巨浪。一下子激起了渴望上大学的中学的极大不满、愤怒和骚动，我莫名其妙地被深深卷入其中，串连、游行、抗议，闹了几个月才收场。结果可想而知，我校高三12名“代表”全部落榜，不知什么原因，只有我一人，被意外地录取。

进得复旦，虽然兴奋。但不安、恐惧、悔恨始终紧紧相随，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压力常在噩梦中释放出来。

厄运接踵而来，1958年肃反运动中，我的父亲和伯父双双被定为反革命分子，我一下子像跌入了万丈深渊，眼睛发黑。浑身冰冷！

贵人相助

1959年9月30日，我憧憬着在国庆十周年之际到人民广场去通宵达旦跳舞庆祝。但是晚上我发烧了，第二天早上腹痛难忍，上厕所时，蹲下去后就失去知觉。等我醒来时，我发觉是在同学葛锁网背上，他把我从厕所里救了出来。



钱雪元

国庆后，去四川北路第四人民医院就诊，确诊为肝炎，要住院，但没有床位，要我等待。床位真紧张，半个月了怎么还没有回应。老大哥陈光第帮我去第四军医大学就诊，10月17日，马上就在长海医院住院治疗了。真是感谢他，可惜他不在了！

17天后，我自感像一张黄筒纸，轻飘飘的，摇摇晃晃出院来，校医处告知我患的是传染病，必须隔离。从此我被隔离学习七个月，直到第二年夏天来临。

隔离不久的一天，学生处要求我退学，又是一个晴天霹雳。天哪！困难时期大饥荒已经在农村横行，我如一去，必死无疑。我极度恐慌，可是退学书终于没有下达，不知是哪位贵人相助，大概是龚雅如吧？她是那个时代极富人性的共产党员！

陈天平



1940年8月生于上海；

1957年毕业于上海市上海中学；

1957-1962年，复旦大学数学系本科；

1962-1066年，复旦大学数学系研究生，师从陈建功教授，在恩师的言传身教影响下，初步掌握了如何从事数学研究的技巧，终生受用不尽；

1966年分配去南充师范学院，由于文化大革命武斗，未成行；

1966-1968年，待分配；

1968-1978年，上海市光明中学工作，此段期间经历可见《学友信息交流》第九期；

1978年，调回复旦大学数学系；

1978-1980年，复旦大学讲师；

1980-1985年，复旦大学副教授；

1985年-至今，复旦大学教授。

1990年起，从事信息科学的数学理论研究，取得了一些成绩：

Tianping Chen and Hong Chen, "Universal Approximation to Nonlinear Operators by Weural Networks with Arbitrary Activation Functions and its Application to Dynamical Systems," IEEE Trans, on Neural Networks, Vo1. 6, NO. 4(1995)pp. 911-917

此论文被该杂志选作 1997 年度杰出论文，并授予杰出论文奖

(OutstandingPaper)。

Shun-ichi Amari, Tianping Chen and Andrzej Cichocki. “Stability Analysis of Learning Algorithms for Blind Separation” Networks, 10(8) pp. 1345=1352NOV(1997)

此论文被日本神经网络学会选作 1997 年度的最佳论文，并授予 Best Paper Award，且被多本专著引用。

2002 年，获 2002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1998 年，获 1998 年度上海市科技进步奖一等奖（独立申报）；

1998 年，获 1998 年度教育部科技进步奖一等奖（主要参加者）。

1993-2008 年，任上海市第八、九、十届政协委员。



陈愨行--忆五十年前的大学生活

记得我当时入大学时还不到 17 岁，是班上年龄最小的一个。时光流驶，至今已 71 岁了。从 17 到 71，只是两个数字换了一个程序，然这一程序交换中包含了我大部分的人生。

回忆起这几十年，我的人生经历再也简单不过。这几十年从未离开过复旦，而且也从未离开过数学。只是随着时间的变迁，所在单位名称取为数学系。数学科学所、数学科学学院而已。另一方面，随着大形势的发展，我的经历也可算得上丰富。各种思想的交汇与碰撞，远非当今的中青年能够相比。前些年者重思想教育、阶级斗争，尤其到文革十年间达到极致。以前曾时时为十年文革所浪费的青春而惋惜，现在想来也是一种难得的社会经历。只是有些事情曾在一生经历中作过长时间多次的思考，至今仍未有令自己满意的答案。小康思想曾是我们大学期间重点批判的论点之一。现在建设小康社会则成为全党全国的奋斗目标。七十年代末改革开放，随着形势发展做了一些科学研究，也到过除了俄罗斯外的八国中的七国。进入 21 世纪后，出访的对象主要是亚太地区，除美日外，还到过澳大利亚、新加坡、韩国、印度以及港澳台。

关于毕业后的具体经历在《复旦大学教授录》（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2）、《科技中国》（2007），以及其他一些出版物上有些介绍，主要写的是专业内容，例如写了一些什么著作，得过一些什么奖励之类等，这里就不说了。在此，只想写一些在大学里有几件印象特别深刻的之事，可回忆起来与学友们共享。

“20 年赶上苏步青”

1958 年春，学校搞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活动，于是引发出了人人去提出大胆的设想的状况。当时，我说过什么已经忘了。只记得周先明同学在班上说出了“20 年赶上苏步青”的豪言壮语。真不简单！我那时这么想。后来又想过，苏步青写过这么多著作，来得及读吗？反正这句话经常引起我的思考。我后来终于明白要超过前人不是沿着他走过的路再走一遍，而是要走新的路。历届的菲尔兹数学奖获奖者不都是在 20 年内做出了这样的飞跃吗？周先明的话真先见之明。只可惜在我们这一届中还没有人能做到这一点。

“五周赶八周”

1959 年反右倾运动占用了不少课程学习时间。原定的教学计划来不及完成了，怎么办？继承反右倾精神，在五周内将原定八周的教学内容讲完就是一个办法。于是就提出了“五周赶八周”的口号。后来理解到，要紧缩教学时间，对老师来说，怎么“赶”的目标都可以实现。当时，五周赶八周确实是实现了，效果如何呢？那时无论教师还是学生都说达到了与以前教学同样的效果。以前的教学效果如何，我没有调查，只是在今后几十年中，凡应用到这一段学过的教学课程中的内容时，我都感到心虚。

“连续奋斗 48 小时”

1960 年北京召开高教部群英会。复旦大学要作为先进单位去发言。为了拿出自编的成套教材，发动全体师生日夜加班赶写教材，晚上可供睡眠的时间愈来愈少。最后又连续奋战 48 小时，将代表送上北京。我记得当时为了避免打瞌睡，不断地开会鼓动。只是会上要求每人发言不能超过三分钟，否则在一个人发言时别人已睡着了。我还体会到一边走路睡着是怎么回事。以前看到报道说“长征路上有的战士在行军中就睡着了，头靠到前排战士身上方醒过来”时觉得很难想象，这下有了自己的切身感受与体会。

“二十九斤半”

我们在大学期间一直是按规定粮吃饭的。国家对大学生的定粮标准为 27、28、29 斤。上海取其最高标准，又对每位市民增加半斤补贴。于是我们每位同学的一般标准是 29 斤半。到三年自然灾害时，因为油水少，人的饭量又在增大。一个月如算 30 天，每天吃一斤到月底就要脱空。于是只能扳着手指算，哪天可以节省一两（当时一斤十六两），以求全月平衡。到了大月 31 天，得更需两两计较了。

1961 年 12 月 31 日晚，食堂里加菜，本可好好吃一顿，却发现我本月定粮只剩下四两了。正在犯愁之时，一位同学伸出了援手，支援我二两饭票，使我度过了一个

愉快的岁末。

“打猪草”

为克服三年自然灾害的影响，国家号召大家多养猪。希望通过猪多肥多、肥多粮多、粮多诸多的良性循环克服暂时困难。当时，复旦大学周围还有不少农田，但可不能到人家生产队去割猪草啊！经过一番勘察，发现在走马塘的黄兴路桥附近，在一个工厂的墙外有猪爱吃的草。于是，有一度我每天早上六点多就去那里，一面听着高音喇叭中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地上声音，一边用手拔猪草。一个多小时后，我满载而归。

今非昔比。在当年打猪草的地方，如今已建起了上海市内环高架路。我后来曾多次路过这里。看着今天的市容，我自忖，谁能想到以前这里曾有人收集过猪草呢？

桂祖华

1937 年生于上海，祖籍浙江镇海，1955-1957 年就读于北京俄语学院留苏预备部，1962 年转读于复旦大学数学系（微分几何专业）本科毕业，1965 年杭州大学（现浙江大学）数学系（微分几何专业）研究生毕业。后就职于上海交通大学，任教授职称。



在浙江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担任教学与

工作期间，应邀在国内若干所大学多次讲学，在国内外发表黎曼几何和微积分论文六十余篇，多次获上海交通大学教学优秀奖、优秀论文奖和优秀教材奖。

另外，还多次在国际数学教学会议上提交论文并报告。该论文是：

The Intrinsic Conditions of Riemann Spaces of Class Two, Proceedings of the 1981 Shanghai Symposium on Differential Geometry and Differential Equations.

(同时刊登在此国际数学会议选集上的论文有白正国，谷超豪，桂祖华，胡和生，苏步青，华罗庚，吴文俊和廖山涛及国外数学家等)

已出版学术专著：

(1) 高等数学归纳，思考与探索（八册），上海交通大学教务处出版于 1985 年（获上海交通大学教学优秀奖）；

(2) 微积分新探，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4 年 2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2004 年 6 月第一版第二次印刷。

(3) 矢量新说，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 年 4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4) 教学新思，待出版。

关于本人专著介绍与评价在如下报刊、网站均有报道：

上海交大报（2004 年 4 月 12 日），上海交大报（2008 年 4 月），美国新世界时报（New World Times 2011 年 3 月 18 日），google, bai du, yahoo, sina, bbsland 等网站。

沐定夷《来件刊登》

国莱学友：

你好！我因 2005 年、2008 年两次摔跤，都引起蛛网膜出血，给脑部造成了很大损伤，以致运动能力与健康状况都很差。虽经过康复性保健锻炼，有所缓解，也稳定过一段时间，然毕竟体质是在逐步下降，后又出现了无奈性的连续跌倒现象，至今为止先后总共摔过六次跤，造成八、九处骨折。为了改变这种被动状态，提升自己精神活力，我只得从自身实际出发，主要采取了积极唱歌的办法来放松情绪，以便最大限度地发挥我肌体自我恢复能力。

为回报许多同学对我的关心，又便于大家了解我歌唱的内容，我将自己现在一直在练唱的自行改编的五首歌曲附录给大家，供学友们参考。因我的电脑技术很差，无法附录于本件下面，只得另件专发，敬请谅解！

沐定夷 2012.3.30

附：五首歌曲歌名：唱歌心情好，情绪轻松人自在，欢乐颂，Meny Old Age, Better (歌谱另发)。

沈纯理《大学回忆》

虽然大学生活已是 50 余年前经历的事情，但现在回想起来，有些场景还是历历在目。然而真要动笔写回忆文章时，又感到这些事情也很平淡，好像也写不出什么精彩的内容。思考再三，还是采用报流水账的方式，以便从平淡的事情中勾起一些回忆。

1957 年入大学不久后碰到很不习惯的事，就是政治学习时经常要开小组会，并且会上要轮着发言，谈思想、谈体会。记得当时杨门第一女将季宝卿就说过，杨部长的开学报告就足够我们学习消化 3 个月。但凭心而论，我认为杨西光的报告是最枯燥无味的，前听后忘记。所以在小组会时就想不出能够讲些什么体会，因此我从来没有首先发过言，总是想先听听别人讲些什么，听了几个人的发言后，又感到能讲的话都已被讲尽。但不发言又怕被别人视为落后分子，真是进退两难。时间一长，就进入了恐惧发言的状态，以致常常临场口吃讲不出话来，哪怕将发言内容写在纸上



照念也发生困难。

刚入学不久就听说，我们年级中不少同学已经自修过微积分，有些同学甚至已经学过费赫金哥尔茨的微积分学教程 3 卷。而像我这种刻板按中学教材学习的人，自感差距太大，所以也就很珍惜上课的机会。当时教学设施较差，我们上大课的教室经常在 025 草房教室，平地阴暗，我当时个子矮小，坐在后面根本听不清、看不清，所以早上在食堂拿个馒头就边走边吃，去 025 教室等开门抢位子。记得当时等开门的人也不少，好像金瑞椿也在此列。不过开门闯入后，我们都不去占第一排的位子，这是留给与我们一起听课学习的新疆大学进修教师们的。好像他们的名字是热哈满、阿卜杜拉等等，后来听说其中一位在八九十年代还担任了新疆大学数学系的副系主任。

在我们上大学的前两三年，当时提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又正值大跃进期间，所以参加工厂、农村劳动的机会特别多。记得一次是在建设吴淞水泥厂工地，因为要赶工期，连轴 24 小时加班劳动。我们是负责为水泥搅拌机提供黄沙，将黄沙装在独轮小车后沿跳板推至搅拌机的入料口卸下。我因平衡能力较差，推了好几次均中途翻车，所以只能做将黄沙锹入小车的工作。金瑞椿和我搭档负责推车。做到后半夜，金瑞椿将空车推到我面前由我装黄沙，等我装好一看，他已经睡着了，于是我将他推醒发车。等到他卸车后空车再回到我处装沙时，发现我也已经睡着了。

大跃进时期，滑稽的事情很多。学校要放卫星，于是在大操场开誓师大会，朱士灿上台慷慨发言，说“火箭、火箭，你不上天，我不过年”。过了一段时间，说火箭已造好，准备发射。我也到大操场去观摩，小火箭点火后的确是升空了，但飞到什么地方就谁也不知道了。当时我们就戏言说，如果在小火箭尾巴上系上一根棉纱线后就会知道它的踪影了。

在五年学习期间经历了多次考试，我感到考题最难的一次是理论力学（也可能是连续介质力学）的考试，这是在新教大楼 215 教室考的。拿到试题一看，共有五、六道题目，都是一筹莫展。在考场苦熬了许久，才逐渐露出一丝丝解题的曙光。

三年级时我也经历了一场最值得回忆的考试。一天下午四点多钟，我们正在校门对面的大操场进行课外锻炼，龚雅如跑过来通知我和一些同学，说晚上七点在校工会俱乐部开座谈会，叫我们参加者事先将钢笔中的墨水加足。到了七点开会时，宣布这是一场考试，考试内容是一二年级时学过的内容。还有要大家放松，

不要有负担，这仅仅是一次测试，让大家考出水准等等的话。因为事先没有任何的复习，全靠平时知识的积累，题目虽然不能说很难，看上去也都是似曾相识，但涉及的概念、定理及求解的方法都已经模糊，所以难度就体现在此。我记得这次考试没有严格的时间限制，考到了深夜才结束，返回宿舍。后来才知道这次考试的目的是为了发展新学科，选择预备教师。好像也没有人被淘汰，参加考试的人都成了预备教师。我也被分到了信息论组，该组由郑绍濂老师负责，还有高我们一个年级的何声武等人。但我对这个学科似乎没有兴趣。因为我的概率论功底很差，陶宗英给我们上的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程给我留下的唯一印象就是陶宗英举例时经常所讲的黄浦江水云云，其它什么都不懂。这门课是考查课，不是考试课。期中考查是抽查，没有抽到我，期末就这样过关了。对我而言，实际上什么也没有学进去。所以我一连几周就处于十分烦恼的境地。这时非预备教师的同学已经开始分专门化，我十分想脱离信息论组，但是又不敢贸然提出来，因为进预备教师是领导的决定，违抗组织的事有可能非同小可。思想斗争多日后，终于鼓起勇气，向龚雅如叙说我的思想波动。龚雅如倒是十分开明，说那么你就不做预备教师，回专门化吧。然后她问我想到哪个专门化去学习，我说我想到泛函组，但她说泛函组人已经满了，你就到几何组吧。

进了几何专门化后，心情很舒畅。一方面是有名师指导，当时苏步青先生亲自给我们上“现代微分几何学概论”课程，更主要的是在董太亨的领导下，几何组的同学之间很好相处，有人情味，没有那种“左”的面孔。

记得几何组一开始的讨论班是由忻鼎稼老师主持。轮到我第一次在讨论班上报告时，上了讲台，脑子里突然一片空白，原先准备好的内容全部记不得了，连话也讲不出来。这时忻老师很有耐心，叫我不着急，先安定下来再报告，过了一段时间我总算稳定了情绪，才开始报告。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提倡劳逸结合。开会少了，学习时间多了一些。但参加体力劳动锻炼还是有的。记得有一段时期我被分配到的任务是每天到各家属宿舍的粪池里去掏粪，然后运到邯郸路国权路转角处（即现在美国中心的地方）的一个加工点。将所收集到的粪便重新烧煮后喂给猪吃，据说这种方法能替代一部分猪饲料，以解决猪饲料缺乏的问题。说来也很有趣，臭臭的粪便经过烧煮后会发出阵阵香味，当时如果途经国权路口处就能闻到。我还记得有一次在那里帮忙烧煮时，何裕鑫偷偷地告诉我说：困难主要不是因为自然灾害，而是七分人祸，三分天灾。当时我也没有细想，听过就算了。现在回想起来，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的讲话何裕鑫不知怎么会知道的。

1962 年毕业后我的经历并不太复杂，在复旦一直呆到 1988 年，以后调到华东师大数学系，于 2010 年底办理了退休手续。

1962 年 9 月开始念研究生，从 1964 年 10 月开始就不念书了。先是参加江湾公社的小四清，接着到上海钢管厂、上钢五厂一边劳动，一边搞统筹方法，直到 1966 年 5、6 月份回校参加文革。1966 年 10 月留校转成教师。文革中一直属于逍遥派，到上海工具厂做车工劳动，并与工人一起参加技术革新小组约 2 年左右。也到复旦在奉贤的干校去了半年，主要的任务是摇橹划船，3 个人负责一条 3 吨水泥船的摇橹、掌舵、张帆。要把空船从奉贤干校沿着小浜经奉贤、川沙等地划到黄浦江，再经外滩北上到虬江码头后，再进入内河，一直划到复旦与叶家花园交界处停下，装满了在复旦校园中所收集的大粪后再沿原路划船回干校。一个来回要十多天，吃住都在船上，真正体验了船民的生活。后来工农兵学员进校，我也参加了教学。和夏道行先生一起给第一届工农兵学员上高等数学，也和工农兵学员一起到上海工具厂去办七二一工人大学。

这种状态发生变化是在 1972 年尼克松访华之后，这时中美关系开始改善。一天接到通知，说几何大家陈省身教授要来复旦访问，所以要我们原来几何组的人做些准备。万一陈先生问起有关几何方面的内容，如果一问三不知就难看了。但这时几何书已经八、九年没有碰了，书找出来后已经看不懂了。于是临时抱佛脚，恶补了一下，以前的几何学知识才慢慢地回到脑子里。不久复旦在物理系卢鹤绂教授的倡议下组织了现代物理讨论班，由物理系、物理二系和数学系的一些教师参加，以弥补多年科研的脱节。数学系有谷超豪、夏道行、胡和生、严绍宗等老师参加，我也有幸旁听了讨论班。

大约 1974 年夏，一天通知我到校部开会。到会后才知道杨振宁先生要来沪探亲(其父杨武之是复旦数学系的教授)，因为这次探亲时间较长，杨先生希望隔天和复旦物理系和数学系的教师一起开展合作研究他在 1954 年提出的规范场理论。数学系参加者有谷超豪、夏道行、胡和生、严绍宗、李大潜、郑绍濂等老师和我。活动地点都在锦江饭店北楼 10 楼，每次都是上午、下午两个半天，中午在锦江饭店和杨先生一起吃客饭，每人一客，交 5 毛钱，这在当时是很不错的一顿午饭，而且活动期间有中华牌香烟免费招待，一共进行了十多次。对我来说，这是一场与世界级学术大师直面对面的经历。我至今还是十分佩服杨先生的智慧、学问和治学方法。在讨论过程中我发现他的数学功底很好，但他也常提出一些数学方面他不太清楚的问题，希望我们方面予以解释，凭我当时的数学功底一般都感到很

难回答，而这种光荣任务往往是由谷先生来完成的。杨先生经常是先仔细地听你们讲，他反应很快，听懂后会以他自己理解的方式来复述结果，并时常带有新意。我们方面也常常会提出一些物理、数学问题向杨先生请教。他记忆力极好，一般他会将问题的起源、发展过程、目前的状况讲得清清楚楚，并指出应该进一步怎么去做。有时他也会说这个问题我考虑过，但做到某一步时做不下去了，就搁在那里，然后他会从包中抽出一叠资料，就是他手写的关于这个做到一半的科研课题的阶段总结材料。这种合作研究不仅仅是在 74 年，随后好几年内杨先生每次来沪探亲时也继续保持这种合作方式。这种经历对我此后的一生也有重大的影响。一直到 2000 年左右，我的科研方向就是从几何学的角度去研究杨振宁教授所提出的规范场理论。

2000 年前后我感觉到年龄不饶人，自己已经很难在几何的纯理论研究中取得很好的成果，如果这时再把目标定在攀登喜马拉雅山，那势必中途掉下来，摔得头破血流。倒不如去爬个小山头，可能还会有成功的机会。正好这时有一个新兴的研究方向我很感兴趣，即运用几何分析的方法去做数字图像处理的应用问题，于是我就将研究方向改成了做图像处理问题至今。

陈云程《自我介绍》

陈云程 (CHEN YUN CHENG)，男，祖籍浙江镇海，1938 年 11 月出生于江苏启东。

1962 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力学专业，曾任同济大学助教，讲师，高级工程师，研究室主任，新材料应用技术研究所副所长，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中国空气动力学研究会和中国太阳能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电机工程学会风力与潮汐专业委员会委员。

长期从事复合材料结构设计和复合材料桨叶研究。

主要研究成果有：

- 1、直径 4.7 米风洞用复合材料风扇叶片，该叶片是我国首次研究成功的复合材料叶片 (1970 年成功安装运行)，获 1980 年国防科工委和国家建筑材料工业部科研成果三等奖；
- 2、“09”工程艇首玻璃钢声纳导流罩的研究与设计，获 1978 年全国科学大会奖；
- 3、直径 3180 风力发电机玻璃钢桨叶，获 1984 年上海市和国家建材局重大科研成果三等奖；
- 4、1972 年完成我国首个大型直径 8 米玻璃钢冷却塔桨叶研制；



5、1985年因轴流式风机玻璃钢叶片系列研究成果获国家级科技进步三等奖；
6、70年代至80年代研究气垫船空气推进螺旋桨复合材料桨叶，并在几种气垫船型号上成功应用；

7、70年代末到90年代，主要从事风力发电机复合材料桨叶的研究工作，曾为电力部科技司研制成功直径3.18米，6米，8.8米，10米，16米和32米风力发电机用桨叶。曾负责国家“七五”、“八五”和上海市“九五”风力发电机复合材料桨叶的科技攻关项目。

出版著作有：《风力机设计与应用》。发表论文有“D3180 玻璃钢风力发电叶片”、“GRP/Composite Blade Design”、“Design of GRP/Composite Windmill Blade”、“Design of 32m Diameter Windmill Blade”等多篇。1987年参加在英国召开的第四届复合材料结构会议。

1985年被授于上海市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中青年科技工作者。

1993年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待遇。

《联谊回忆》

一九九零年年底，韩松才学友上海出差，住在广西驻沪办事处所属宾馆。

在我大学就学得五年间，韩松才同学一直像老大哥一样关心着我们，是我们思想上得良师益友。抱着对老大哥的敬重，我专程去宾馆看望他。由于多年来未见面，我们都有很多话要讲。我们都十分怀念当年的同窗同学。想起当年我们1957年入学的数学专业的老同学，是何等的意气风发，个个同学都才华横溢、风华正茂，真是留下太多得美好回忆。毕业后，大家又都在全国各地各个重要岗位上发挥他们的优秀才干。多么希望我们得学友能有重聚的机会呀！

当时，我向韩松才大哥提议，是否又他挑头组织大家，每逢适当机会让老同学聚聚会。松才大哥极其支持我的这个想法，并说积极促成此事。但松才大哥考虑比较周全，他认为要办成此事，必须有一个组织来实施，同时必须有适当的经费支持。后来知道，第二天，韩松才即去找了郑国莱等学友……

62届学友联谊会的成立和每次聚会的成功举办，都是与韩松才、郑国莱、袁采、葛锁网、张有紘、王汝龙等学友的大力支持、辛劳操办、顽强努力分不开的，在这里，我们衷心的感谢他们！

刘永才

1939年2月诞生于上海福煦路(现金陵西路)同德里(135弄)11号(1999年底该处已改造为延中绿地一部分，我老家现为一棵参天



大树)。以前，碰到别人问我住哪里？我骄傲地回答，住在上海最中心。因为上海简称“申”，其中“口”代表中山路内环高架、一横代表东西向延安路高架、一竖代表南北向成都路高架。我老家刚好在两条高架路交点(现为“龙柱”所在地)西南十五米处，即“申”的最中心。

教育：

1945年9月—1951年7月私立同义小学求学。

1951年9月—1957年7月公立格致中学求学。

1957年9月—1960年11月复旦大学数学系四年本科毕业(复旦大学文凭如是说)。

工作：

1960年11月—1972年2月上海科学技术大学计算数学系任教。

1972年2月—1994年5月上海科学技术大学计算机系任教。

1994年5月—1999年12月上海大学计算机学院任教。

2000年1月退休。

1994年2月—2005年12月INFORMATICS(英华美学院)兼职。

1986年2月晋升副教授。1992年10月晋升教授。

成果：

长期从事计算机新应用领域基础理论的研究和教学。独立完成“布尔函数理论研究”等科研项目多项。其成果宣读于“Fourth SAS-World Conference FEMCAD”。随后，受美国Rutger大学RUTCOR主任P.L.Hammer教授邀请协作科研多月。先后在“计算机学报”和Discrete Mathematics等杂志上发表论文四十余篇。出版专著六部，译著二部。其中代表作有“布尔方法论”和“离散数学”，他们分别获“华东六省一市优秀科技著作二等奖”和“第二届全国优秀科技著作二等奖”。

几件应该告诉大家的事：

(1)我学名本是“刘承才”，我哥叫“刘承尧”，我们是“承”字辈。母亲去报名时，那位不合格的小学教师将“承”字错写为“永”字，从此一错到底。我本人喜欢原名。一年级我考十三名，以后一直位居前三名，特别到五、六年级稳居第一名。毕业时拿到二十七万奖学金，以此付了我初一一年的学费(公立初中一学期十二万)。小学时作过一次半弊，一次在二年级语文默字，“艦”字写不来，看书，被老师活捉，得0分。另半次在四年级考珠算，因为算盘打得快，不到半节课就全部算完，又不能早走，打算在纸上手算一下，核对答案。刚算了半道题，老师看到，没守试卷，判我

作弊。课后我不服，找老师评理。每道题我不仅有结果，而且每步都有口诀，全对的，与作弊沾不上边。此老师讲道理，不算我作弊，将考分打八折，一百分算八十分，结果期末由第一名跌至第三名。

(2) 小学毕业，父母嘱咐必须考公立中学，因为哥哥在私立震旦中学求学，学费要化去父亲大半月薪。当时上海仅三座公立中学：上海中学、育才中学和格致中学。格致中学离家近，就考格致中学。我记得招 100 名，考生 2000 名，二十中取一，我考上了。我的小学是弄堂小学，校长只知赚钱，没有好师资，家长也从不辅导学习，靠自己的勤奋进了一流中学。格致中学实行两部制，下午两点半就放学了。从小喜欢看电影，格致中学周围大大小小五、六片电影院，票价两角，学生票对折，我如鱼得水，文化生活丰富极了。下午放学早，常常同路同学三，五成群光顾摆在宁海路上街沿的康乐球摊(以后升级为落弹，即现今的美式桌球)打上几盘，直到太阳落山才打道回府。就是这样，除了以优异成绩完成校内学习外，还能抽出时间自学数学课外知识，在第二届上海数学竞赛中获“复赛优胜者”称号。毕业后，能轻松考上复旦大学数学系。格致中学六年学习，在一流教师熏陶下，严谨的求学精神，严密的逻辑思维能力，一辈子受用不尽。随着岁月流逝，这些恩师纷纷驾鹤西去，他们的音容笑貌永留心中。中学求学过程是我一生中愉快的历程。

(3) 原本想像大学应该是获取知识、开拓视野的大课堂，但事实并非如此。大一唸书不久，一次周六下午回家，意外见到父亲(父亲厂休是周四)在家。后来得知父亲上班期间头晕，厂医务室量血压为 110/220，厂部赶紧叫父亲休息并办理提前退休。当时按政策，我可以顶替进厂工作，但我放弃了这个良机。到了 1958 年，“气候”突变，无穷无尽的大会，小会；没日没夜的各种活动将所剩无几的学习时间和回家与父母团聚时间挤走了，当时真懊悔读大学，真想早日当工人，既能挣钱又能逃离无休无止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早知如此，悔不当初。学校搞教育革命，红专大辩论，除四害，捉麻雀，下乡下厂劳动，大炼钢铁等，我一样不感兴趣，只想看书，只能偷偷摸摸躲进老教学楼，像做贼一样，怕被人看到，讲我走白专道路。四年级上，崇明围垦回校，接夏麟老师通知去他寝室开会，突然预感要离开复旦了。果然，通知我们六人调离复旦去学生处办手续，到学生处才知道调上海科技大学工作，从此开始了新生活。三年余大学学习生活与理想相去甚远，毫无留恋之处，但与个别同学的情谊十分珍贵，至今仍历历在目。复旦老师的渊博知识和独立工作能力的培养又是我在科大任职期间的两大法宝。

(4) 1990 年受美国新泽西州立 Rutgers 大学 RUTCOR 主任 Hammer 教授邀请去美协作研究，在大学对外联络部报到时，遇到一中年亚裔男子，手持一张由日本飞纽约的近期机票及一些乱七八糟的文件，要求在 Rutgers 大学工作。美方接待人员是一位中年女姓，她的英语又清晰又动听，像我这种三脚猫也能听个八，九不离十，该男子装“胡羊”，反复强调自己来自日本。当时我纳闷，二战后，日美关系一直很融洽，为何这样躲躲闪闪不愿出示护照，使人弗解。最后，在美方人员坚持下，才亮明国籍，竟然是大陆同胞。当时我火冒三丈，真丢人，想冒充日本人，真想抽他两个耳光。理所当然他被拒之校外。接待人员见到我的护照、邀请信及 IAP-66 后，热情非常，当瞭解到我囊中羞涩，付不起一个月租金时，立即为我办好予支美方给我报酬的手续并为我租了 YMCA 的单人套间，联想到我来美的来回机票也是他们代购并邮寄给我的。我与 Hammer 教授非亲非故，美方如此好客，其中缘由大家是会懂的。

(5) 最后，谈谈我的家庭。我与夫人在 1963 年劳动节前夕由其义母(是我家老邻居)介绍认识，她在川沙县的中学教英语。科大家在嘉定县，她在川沙县，两地相距六十公里以上，通一次电话要经过五关人工接线，只要中间有一个插头接触不良，我们通话就得中断，因此一次通话能自然结束，其概率为千分之一，可想而知联络之困难。1965 年夏，我校与胜利油田协作，数学系派我去那里运用计算机优化油田油井布局。当时恰逢父亲重病缠身，我丈母娘(丈人 58 年工厂内迁，在昆明工作)深明大义，同意我们结婚，婚后由夫人照顾我父母，从此我们结为百年之好。夫人户口迁入后发现我们俩人生日历同月同日(年份相差一年)，日期为 2 月 14 日，大家始必知道这是情人节。看来，我们的结合是月下老人早已安排好了。我们有一女儿，于 90 年结婚，女儿和女婿都是卢湾区的公务员。我们的外孙女在光明中学唸高二，但愿她明年进入一所理想的大学。

刘永才草于 2012 年 3 月 10 日

林进福《自我介绍》

1937 年 6 月 18 日出生于上海浦东高行。

1953 年 7 月至 1956 年 6 月在上海市高行中学总校就学高中，团员。

1956 年 9 月至 1957 年 7 月在北京俄语学院俄语专业就学。

1957 年 9 月至 1959 年 7 月在复旦大学数学系数学专业就学，并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9 年 9 月至 1964 年 10 月在苏联莫斯科工程物理学院就学，作为研究生毕业。



1964年11月至1980年2月在南京大学任助教、讲师，入任核物理教研室负责人、党支部副书记。

1980年2月至1984年5月在华东化工学院和分院任讲师，任化工机械自动化系副主任。1980年5月至2002年10月在上海工程技术大学任教，任副教授、教授；1984年5月任主持教务处工作，先后任教务处副处长、处长；1995年7月调任正处级调研员。

1995年7月至2002年10月主持高教研究室工作，兼任科技学报编辑室、高教教研杂志编辑部负责人。

2002年4月至2002年10月底（已退休）任校发展规划处临时负责人。

《就学回忆》

一、一年级第二学期，我突然发高烧，体温达39度多一点，当时我们三班同学马上组织人力将我送到二军大附属医院急诊室（同时也通知了我的母亲），既宽慰又陪护我，我被同学们的热情义举感动得热泪盈眶。此事一直为我终生难忘。回校后，沈芳烈老师还专门给我补课，指导我练习数学分析习题，真是一位好老师。

二、二年级第二学期，由政治指导员丁伯金带队，我们到新场公社航头生产队劳动。老丁问我：“你是农村学生吗？”，我回答说：“是”。他希望我要像个农民的儿子，好好劳动，保持农民儿子的本色，我听了，频频点头，劳动中也确实显示了农村孩子的能耐。

三、当时，体育教师要求我们努力通过“劳卫制”。我的体质好，耐力强，但爆发力差。所以，我的一百米跑不及格。于是，体育老师带领着10余名百米“劳卫制”不及格的同学，利用课外时间教我们达标要领，天天练一小时，经过五周的艰苦努力，约9位同学（其中包括我）通过了百米“劳卫制”及格线。

《诗词拾零》

浣溪沙——进大学

（写于1957年秋，改于1965年初）

忆往昔怒发冲冠，千古万侯上下学堂，万秋穷人当文盲。 霹雳一声春雷动，来了救星共产党，穷人跨进大学堂。

七律——聚会

（2009年1月10日）

复旦同窗天涯飞，四十六年重相会。南京常州百里归，乡音未改鬓发灰。

谈笑声声抒情汇，倍思老友今发威。依依不舍离别挥，几年以后再聚会。

【注】2009年1月10日，我届老同学22人到我家聚会，中午吃馄饨，傍晚在洋歌吃饭。

戴世强



戴世强，1941年1月22日出生于浙江舟山。1957年毕业于舟山中学，196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数学系力学专业，1966年在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研究生毕业（专业：电磁流体力学；导师：郭永怀教授），1966年至1984年先后在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七机部207所和701所从事国防科研工作，1984年至今在上海大学上海市应用数学和力学研究所工作，曾任该所副所长（1985—1989），1988年被聘为教授，1993年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为博士生导师，2008年受聘为上海大学终身教授。

近50年来，一直从事应用数学和流体力学研究。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主要进行渐近分析和非线性水波动力学研究，90年代初期逐渐转向交通流动力学研究，本世纪初开始又从事力学史和方法论的探索。他擅长于实际问题的数学建模、解析和模拟研究，在非线性内波和非线性振动的渐近分析、内孤立波的相互作用、交通流的建模和仿真、力学史和科研方法论等方面取得重要成果。构建了强分层流体的内波模型，提出了修正的完全近似法和改进的平均方法，创立了计算机代数中的半逆序算法，建立了符合国情的十余种交通流新模型并用于实际交通分析。近年来致力于探索我国近代力学事业四位奠基人学术思想的和一般的科学研究方法，相关成果在全国宣讲和网络博客宣传，产生了广泛影响。

30多年来曾主持或参加30多个科研项目，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11项、国家973计划项目的课题1项，国家“攀登”计划子课题1项；所主持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城市交通流研究”和“城市交通流非线性动力学特性研究”在结题时分获“A”级评价。迄今发表学术论文170余篇，出版编著、译著10余种（逾600万字），审订出版《钱伟长的治学理念和教育思想》，2011年出版《戴世强科技博文精选——与青年朋友谈科研与学习方略》，广受欢迎。研究项目“奇异摄动理论及其在力学中的应用”和“非线性水波和非线性振动的渐近分析”分别获得1986年度和1994年度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在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和上海大学开设过10余门研究生学位课程和3门本科生课程，至今培养博士生32名（含在读）、硕士生16名。1999年获上海市“育才奖”，2007年获得“全国模范教师”荣誉称号。

曾受聘为复旦大学、苏州大学、宁波大学兼职教授、中科院力学所兼职研究员。曾任中国力学学会第七八届常务理事、第八届副理事长、理性力学和力学中的数学方法专业委员会主任、流体力学专业委员会委员、水动力学专业组组长；曾受聘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数理部第九、十届评审委员。现任中国力学学会力学史与方法论专业委员会主任、上海市非线性科学研究会理事长；并任《上海大学学报（英文版）》主编、《水动力学研究与进展》编委会副主任、《应用数学和力学》常务编委、《交通运输系统工程与信息》等杂志编委。他积极参加学术期刊和学术活动的组织，曾协助钱伟长院士组织了5届国际非线性力学学术会议和12届全国现代数学和力学会议，参与创办《水动力学研究与进展》杂志和组织2届国际水动力学学术会议和25届全国水动力学研讨会，主持了第八届国际交通流与颗粒流学术会议（TGF'09，上海）。曾在20多个国际学术会议上做过报告，其中大会邀请报告6次；在国内外60多个大学和研究所做过学术访问、合作研究或讲学。

《大学时代的回忆》

我是1957年考进复旦数学系的。在我上初二的时候，全家已经搬到上海来了，可是我没有跟着来上海，坚持在原来的中学——舟山中学读书，因为我喜欢那所学校——浙江省著名的重点中学，要在那里完成中等教育。那时我们同学都以考取复旦为荣，当时考北大、清华的少，考复旦、交大的多。可能是由于地域关系吧。其实，当时如果让我自由填报志愿的话，我会报考复旦新闻系或者中文系，但因为在1957年，考文科是被人看不起的，连教外语的班主任都劝阻我报考文科，所以就报考了复旦数学系。我当时什么科目都喜欢，因为英语竞赛我是第一，数学竞赛我也是第一，让我修哪门都行。所以接到复旦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我并不激动，因为高考结束我就知道我肯定能考上。我不喜欢工科，一定要念理科，而理科不是进北大就是进复旦，当时没有想去北大，唯一的选择就是复旦。进了魂系梦牵的复旦园以后，我觉得这是个念书的好地方，读书人的天堂。校园葱葱郁郁、静谧安宁，没有外面世界的那种浮华、喧嚣，到现在还是这样，尽管社会在转型，商业气息很浓，但进入复旦园，就有一种浓厚的学术氛围吸引着你，让你不由得静下心来念书。

复旦数学系，从来都是“老子天下第二”，自认为国内除了北大数学系之外就是复旦数学系了。那时数学系的学风之好是有名的，你到校园里去看好了，穿得最破的，走路最快的，一定是数学系的学生，你站在路边放眼一看，就可以指认出来，

出错率很低。

我们入学时一年级不分专业，到一年级下的时候，大科学家钱学森在全国到处游说，大力推广力学教学，于是，大学里就像雨后春笋一样冒出来二十几个力学专业。这种现象出自两个因素：一是1957年苏联的人造卫星上天后，空间竞争空前激烈，我国也急需发展航空航天事业，而力学是必不可少的基础；二是随着几位顶尖的力学家回国，带动了国内的力学事业，1956年建成了中科院力学研究所，迫切需要大批力学人才。当时要选一批能吃苦耐劳的学生，因为学力学要比学数学辛苦一点，所以选了30个男生，我成了数学系力学专业的第一批学生之一。第一阶段筹建实验室，当时一穷二白，年轻人白手起家，干得很有劲。

我刚进学校，最崇拜的是陈望道先生，他是《共产党宣言》的首位译者，德高望重。那时陈先生是复旦校长，每次开学典礼他都要讲话，教导学生们要好好做学问。他满怀深情地讲起校名的来历，拖着悠长的声调朗诵：“旦复旦兮，日月光华！”期待我们每个学子在复旦大放光华。他讲的其它话语已记不清了，但记住了一个总的精神，就是要好好读书，要勤学好问，这样的话一辈子都管用。

然而，过了两年，认识并近距离接触了谷超豪先生后，就开始最敬佩谷超豪先生了，他当时已是闻名中外的著名青年学者了。他不仅知识渊博、聪明过人，有非常优秀的学术思想、思维习惯，而且还是一位谦谦君子。他虽说是一个大学问家，但从来不以一个大学问家的权势来压人，始终非常谦虚。钱伟长先生曾说过一段很有意思的话：“学问就是这样，应该觉得自己不懂的东西很多，那你就是很有学问；你觉得什么东西都懂，你大概是没有学问的。”谷超豪先生就是第一种人，他始终在学习，始终在追求，从不狂妄自大，谦虚谨慎地做他应该做的事情。

记得1958年、1959年之交，谷超豪先生从前苏联学成回来。他在前苏联两年，写了两篇有份量的论文，拿到了博士学位。后来我在苏联待过半年，发现苏联的博士学位和美国的博士学位不可同日而语，非常非常难得到，谷超豪先生两年就拿到了，实在难能可贵，难怪当时的系总支书记张涛同志对他赞赏有加。而且作为数学系力学专业的创建人之一，他对专业的迅速发展功不可没，比如说，力学系流体力学博士点就是谷超豪先生挂帅去申请到的。我听过谷先生3门课：微分几何、空气动力学和跨音速流动，他还指导过我的毕业论文。他绝对是一个大学问家，非常聪明，上他的课我经常是坐在第一排，全神贯注地听。听谷先生上课简直是一种艺术享受：思维清晰、脉络清楚，深奥的数学推理，经他条分缕析、环环相加、明晰似镜。记得他给我们上空气

动力学课，这可能是他第一次上这类课，采用普林斯顿的十二卷气动力学专著中的第六卷为主要参考书。谷先生先是高屋建瓴地讲述课程的内容和意义，接着从建模讲到方程求解，从解的物理意义讲到适用范围，让人获益匪浅，至今我仍能记得当时的授课内容。由此我想到，从听课也能区分出大师与非大师。还有一个印象非常深的，就是给我们上大学第一门课（数学分析）的老师胡家赣教授。他有点口吃，照理说口吃不适合当老师，但他当数学教授居然当得稳稳当当。他经常讲叠词来克服缺陷，讲课非常清楚。

我记得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讲过：“大学者，非大楼之谓也，大师之谓也。”一个学校有若干个大师，足矣。而当时复旦数学系，真是人才济济，年长的有苏步青、陈建功先生，年轻的有谷超豪、夏道行先生，更年轻的有已经崭露头角的李大潜、严绍宗老师。谷先生的课是细水长流，娓娓道来；而夏老师的课是慷慨激昂，指点江山，是另外一种风格。他们的共同点就是对讲课的内容胸有成竹，从来不看讲稿，再复杂的公式都能当场演绎下来，有时候可以写满4块黑板，这才是大师的作为。

这些大师对我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直至今日，我还把学术大师们奉为楷模，以他们为镜子，不断鞭策我前进。这也是我在复旦悟出的最重要的道理之一。

从16岁到21岁，是人的性格、科研习惯形成的重要时期。进了复旦以后，我知道了怎样进行科学研究，怎样进行科学思维，而且我自己也钻研了怎样将理科和文科结合起来，走文理结合的道路。

我喜欢写文章，中学里我是学校的校报主编。进复旦后，从大学二年级下学期开始直到毕业，我一直当校刊通讯组组长，也就是校报记者组组长。所以我特别喜欢和新闻系的人交朋友，可以了解新闻该怎么写，到现在还觉得当时学到的知识很有用，尤其是对现在写项目申请书特别有用。我的业余爱好就是文学，数学是锻炼抽象思维的，而文学让我进入另外一个世界，锻炼形象思维，两者相互调节、相互促进。

当时理科院系的社团组织很少，文科就有剧社等文学团体；而我们数学系唯一见长的，就是下围棋和下象棋，全校冠军一定是在数学系，现在也应该如此，因为搞数学的抽象思维能力强，最适合这一类运动。

我们那个年代的潮流就是“大跃进”，大家努力干、拼命干。“大跃进”以后马上就是“三年困难时期”。我在大学里真正学到知识的，是在后三年，后三年要比前两

年安稳。大学里的举措对我影响比较大的，就是讨论班。从三年级下学期我们就有讨论班，这绝对是复旦的好传统，复旦的讨论班教会了我怎么做学问。我第一次拿起粉笔，描绘我自己看过什么文献，文献的主要意思是什么，我对文献的看法是什么，下面还可以做什么事情。这些情景历历在目，这样做的收益比自己闷头读书大多了。我们每个人都上去讲，讨论班上“没大没小”，不管你是教授还是学生，可以指着鼻子对着吵，可以争得面红耳赤，但下来以后还是好朋友，这就是绝对地发扬民主。在复旦除了听名师讲课，最重要的就是两年半的讨论班，在几十次讨论班中得到的教益，一辈子受用不尽。

我们那届毕业分配得不好，大部分同学都是在工矿。这届同学有点倒霉，1957年时大学最难考，全国只招收10.7万人，录取比例比较低，而前面的1956年和后面的1958年都不是这样。我们毕业时是国家的“困难时期”，经济还没有复苏，就业情况也不好。但是当时风气就是好，全国各地分配，最差的单位、最艰苦的地方，班干部都带头去。最后成为大学教授的，只有三分之一左右，现在大多数都退休了，还在岗位上的，大概只有四、五个人了。

我们班很小，只有30个人，所以我对每一个人的情况都了如指掌。我们班出了两个院士（袁业立和李家春），其中李家春院士和我朝夕相处，是大学本科同学、研究生同学，然后又是同事，到20年前才分开，是50年的朋友了。整个数学系中我们57级聚会是最勤的，3年到5年就要聚会一次。另外除了年级聚会我们还搞小班聚会，已经搞了两次小班聚会，一次在青岛，一次在北京，由两位院士出钱。这些朋友最单纯，相互之间只有友情，没有利害冲突。我们从小到大可以说无话不谈，也是互相看着慢慢老起来的。

人的一生有各种各样的机遇。“大跃进”时研究生停止招生，而我快毕业的时候，却突然恢复了研究生招生。刚刚回国不久的郭永怀先生，1962年在国内公开招聘研究生。我们班有8个人报名，最后推荐了3个，分别是现在复旦力学系的张文教授，在中科院力学所的李家春院士，还有我，后来没想到我们3个都被录取了，原来他只准备录取1个，后来看到我们3个人成绩差不多，就都录取了。那复旦就急了：我们的3个尖子你都要录取，好的都走了，我们留谁呀？到了最后，就把张文留了下来，我和李家春去读了郭永怀先生的研究生。当时时间比较紧，是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去应考的。郭永怀先生指定了一本非常难的参考书——《连续介质力学》，是理论物理学家朗道和栗弗席兹写的。我用二十天把这本书啃了一遍，就上考场了，想不到也就成功了。我非常感谢数学系力学专业的老师的教诲，特别是谷超豪先生的授课，因为数学和流

体力学试卷中各有一道题目是他亲自教过的，使我分别多拿了20分和30分。随着赴京求学，我的人生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附记 2005年，母校复旦大学百年校庆之际，有两位年青校友与我有一次访谈，主题是复旦求学经历对我的人生的影响，我为他们写了一个采访应答稿。访谈录后来刊登在《复旦改变人生》三卷集的“笃志篇”（另外两集为“卿云歌”和“近思录”）。2005年9月25日《新民晚报》B26版的“百年复旦，留给我们什么”专辑中，摘编了这份访谈录里的部分内容（共从上述三卷集中摘编了六篇）。近日，数学系62届校友准备出版一册回忆录，向我索稿，因为一直忙忙碌碌，没有时间写新的稿子，就从那篇采访应答稿中摘录一部分，用以充数。回忆有失实之处请校友们指正。

写于2005年5月10日 修改于2012年5月10日

郑国莱

《难忘回忆》——我的独特就学经历 险进复旦

我和袁采同学都是上海市时代中学（原圣芳济中学）首届毕业生。当时，我自恃成绩较好，有点不知天高地厚，报考大学的前四志愿依次是北大物理、北大数学、复旦物理与复旦数学。高考中，自己只感到语文分散不会高（平时分数都在70分左右），其他各科分数不会差，结果收到第一份录取通知书则告知，我的考分虽已达到北大数学的录取分数线，但因名额不足，推荐我去西安交大数学系，我当时毫无担忧地回绝了此推荐（实际上，我的回绝，将顺延给复旦选录，我的第三、四志愿将与其他人的第一志愿竞争名额，其风险应当是很大很大，不少考生就因之一落千丈而落得无法被录取的严重后果），可喜的是，我最后还是被复旦数学系录取了。分析其原因有三：一是我的高考分尚算较高；二是我有连续三年在中学被评为校三好学生；三是我曾获校数学竞赛第一名。然我进复旦后，才知晓，上海及其他大城市的省市级大部分数学竞赛高手都云集于本届学生中，我的数学底子实在难能比拟。报到时，我看到我的学号是38号，上海籍学生好像在40人左右，这意味着我确实是个幸运生。

提前报到

1957年8月底，我被数学系召唤提前来校报到，并参加对本届新生的报到接

待工作。同被召来的有谢惠民、沐定夷等多人，就宿于当年10号楼最西边的一间寝室；同来的女同学有张霭珠与李振芳，带队老师是陆绶华。期间，记忆犹深的是，我们几位同宿的男同学，乘空余时间还共同探讨《数学通报》刊尾的“数学试题征答”，也寄去了答卷，署名好像是“铃木…”，后在下一期上，看到了刊载我们解答正确的告示。

逼上梁山

不多天，我们得知分班的信息，张霭珠、谢惠民与我分别被任命为（2）、（3）与（4）班团支部书记，而（1）班后知是汪世奇。尽管在我们就学的一、二年级里，教学还算正常，然后政治运动则相伴之——一个接着一个，反右斗争、批判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红专辩论、三面红旗、大跃进、反右倾与拔白旗等，这给课程学习在时间、精力上造成了莫大的冲击，加上团支部书记的工作需要花上超常的心思与应酬，因而相比于多数同学来说，我的学业是较次的，应当说，当时我在学习上的思想负担是相当重的；另外，繁重的应酬，又使我身体颇感疲劳，曾一度出现“每到上大课时，就会打瞌睡”的现象，显然这也影响着自己的学习效率。时久之，我学习的困难感越来越重，工作打退堂鼓的思想斗争也越来越激烈。好像是到了一年级下学期，我曾向当时的党支部书记韩松才提出过请辞团支部书记的要求，后在老韩的悉心开导下，我打消了请辞的念头，坚持干了下去——走上了“梁山”之路，精神振奋了，自己就会千方百计地去挤兑时间与精力，将之用于学习上，后来总算使自己达到了跟得上的水平。

实践提高

我的社会活动能力的底子并不强。在中学里，先是当班级宣传委员，主要事务是出班级黑板报；到了高三时，才改任过团支部宣传委员，一直没独立主持过团支部的工作。自己深知，当时我的政治思想失准不高，组织能力也相当有限，做人的思想工作更无经验，特别让我感到最不能适应的是自己是口头表达能力。当班级带头人，口才非常重要，我却是很弱。为不辜负党的信任，要适应团支书的工作需要，自己只能加紧学习提高。我开始阅读一些政治修养与工作方法方面的书籍；也注意观察、学习韩松才、龚雅如、张九思等同学的为人处事；更是着力于做好团支书工作的每一项工作，在实践中长才干，在锻炼中促提高。如提高自己的口头表达能力是当务之急，自己便走过了从写发言稿、背发言稿到写发言提纲、记发言提纲，再到尽量即兴发言的漫长历程。锻炼的机会、次数多了，最后也自然而然地基本适应了。

初获成果

班级团支部工作干得如何，我只能说：“自己是尽力了”，反正我是忠实地贯彻了

党支部的给我的指示与要求，每当要求大家去做的事，自己总是努力做到首先带头；对班级同学也做过一些工作，有做好了，也有没收效的，虽然我绝无强势压过人，但在当时的年纪氛围内，兴许也说过一些让同学暂不能接受的话（这里，要向这些老同学致以歉意），但总体来说，当时的（4）班是稳定的大家是和好的。

到了二年级时，印象中我被推上到系团总支工作，适时李振芳同学又遇上了因家务事而出现的思想波动，受年级党支部委托，要我和其他有关同学一起，深入细致地对振芳同学及相关家人做好了解、开导工作，我们认真地去做了，最后还是做好了。这件工作，受到了党团组织的好评，随后我便受到《中国青年报》记者的采访，并作了相应的报道。

惊受表彰

到了二年级下学期，复旦团委将于1959年“五四”青年节时公布“光荣簿”表彰名单，组织上告诉我，我将是入选者，听闻后，自己内心确有点吃惊，因为自己觉得实在没作出什么突出成绩而受到如此厚爱，不免有所不安。尽管自己向组织上有所表达，但最后也只能接受既定事实了，于是我就把它认作为这是党对我的勉励与鞭策。到了“五四”青年节那一天，公告栏上公示了复旦团委“光荣簿”的表彰名单，一共两人，文科的是中文系陈立尧同学，理科的是我。

荣幸入党

我们年级，有一批入学前就入党的同学，他们是韩松才、龚雅如、李达仁、汪世奇、陶志光与张九思等，他们的先锋模范形象引领着年级中许多迫切求进的追随者，当然包括有我。我印象中，发展学生入党好似从二年级才开始的。我入党并非第一批，此前已有多位同学入了党。我是在1959年8月2日（“八一建军节”后的第二天）召开审批会的，我的入党介绍人是丁伯金（当时任年级党支部书记）与张九思，跟我同时审批的是陈光弟同学。入党后，自己知道，虽然已组织上入了党，这并不等于思想上也入了党，今后前进的路还相当长，要使自己成长得更好更快，就必须紧紧地依靠、追随党组织，从而在脑海中自然地信奉着“党指向那里，我就奔向那里”的信条。

突抽机关

1960年年初，正值我国“大跃进、放卫星”的红火年代，复旦的“大搞科研、争放卫星”运动也处在如火如荼的高潮时期，而加强管理、有力推进全校科研工作急需配备必要的人手。当时，党委决定要从学生中两批学生到学校机关工作。一批从文科抽调上来的四位学生被指派为四位党委书记当贴身秘书，如王零的秘

书便是黄海泉；另一批从理科文理科抽调上来的四位学生被指定去只有一个光杆司令的党委科技情报室。当时，年级党支部告知我，从1960年2月（三年级下学期）起，我将脱离学生队伍，到党委科技情报室去报到，成为一名复旦机关工作人员。组织的决定，我那时就毫无顾虑地服从了。报到后，认识了同来报到的另三位同学，化学系调来的是武廷国同学（和我同住一个宿舍），生物系调来的是调干生吴仁国同学（从此就一直在机关工作），另一位是从物理二系调上来的姓王的山东籍女生（因不适应机关工作，较早就返回就学）。我们的工作使命是：制定复旦的科研规划，了解各系的科研进展，反映各系首脑的科研构想，听取各科研项目骨干的诉述，供送必要的科研补给条件。当时，全校科研日夜奋战，我们自然也整天劳累奔走，每天睡眠很晚。

到1960年下半年，科研工作转入正常轨道，全校科研工作划归行政部门——教学科学部管理，我和吴仁国转至科学部工作，武廷国转至教学部工作。

返系复学

到1961年3-4月间，同宿舍的武廷国得知教育部出台了内部文件，规定凡是抽调到机关工作的学生应返回继续就学。因我俩都厌烦了机关工作的“跑龙套”角色，于是决定联合向复旦人事处提出返系复学的申请。有过硬依据作支撑，我俩的合理诉求，自然就获得了批准。就这样，拿过一年半工资的我，踏上了复学的康庄大道。因我家经济很困难，故我提出要求返回原年级，争取按时毕业，此要求得到了系领导的允允。而武廷国则选择留一级再学。

编进化班

1961年9月，我重返了原年级。因我得补上基础课，再进入原班级（五年级时，大家已分入各专门化班级）当不现实，自然我就被落实进了同样在补上基础课的化工班。我要补上基础课很多，有泛函分析、概率论、数理方程、变分法、测度论与理论力学等。记得我和化工班同学，有时同去、有时则各去其他年级（有数三年级、数四年级，有也数训班）上课，最后经过自己的刻苦努力，总算修完了规定的各基础课，各科成绩还算过得去，除泛函分析得优、理论力学得及格外，其他各科都得良。我和化工班同学一样，与原老班级同学相比，我们则少了专门化课学习经历，也缺了写毕业论文这一环节。

按时毕业

1962年7月，我按时毕业了，和原老班级同学一起面临着毕业分配的严峻考验与命运洗礼。原本我工作过的复旦机关似乎仍期望我回机关工作，但我还是选择了另作分配的意愿，结果我被留用在数学系，当时用我的差使是筹建数学研究所。后因筹

建数学研究所工作迟迟没能启动，随后被安排去当学生指导员工作，到当时的数二年级充当徐君毅同志的副手。一年后，我主动请调至复旦附中去当了一名忠实于党的教育事业的人民教师。

诗词赏析

七律——游子返沪有感

(1998年1月)

天涯使者返申城，又幸欢筵醉妪翁；坎坷经历言不尽，峥嵘岁月业已成；孤鹏异国思故土，众骥同堂议世风；渴待明年团聚日，梦回情烈侃人生。

七律——'99上海聚会有感

(1999年5月)

同窗复旦有青容，会聚珂园乃老松；侃谈人生理不尽，漫评世道叹也空；云烟已过何须恋，天地可圈当会荣；走近夕阳贵在乐，潇洒糊涂悟心中。

七律——庆祝复旦大学数学系六二届毕业40周年

(2002年9月)

八方游子聚京城，两洲精英乃妪翁；岁月难泯复旦缘，烟云滋润同学风；欢声笑语真情溢，往事新闻热气腾；但愿健康又潇洒，夕阳无限乐余生。

七律——复旦百年盛典、学友母校聚会有感

(2005年9月)

百年庆典谱秋春，学子激扬母校魂；育就英才泊四海，贺临华诞汇千军；重回数院恩师谢，再识旦城信步巡；岁月无情双鬓白，同窗有谊万古存。

七律——青岛聚会致辞

(2006年7月)

鲁齐皆春汇华朋，复旦同窗聚岛城；往昔俊侣伴世乱，如今叟妪庆国盛；人生坎坷多感慨，梦灭清醒少理争；只愿夕阳无限好，宁看晚霞乐游腾。

七律——复旦大学数学系六二届师生扬宿徐聚游有感

(2009年10月)

四十生师游徐扬，亲属伴行团壮昂；聚宴绝唱青史留，聊天尽侃感辞尝；耆翁有兴玩八景，岁月无情抒百章；但愿重逢仍指日，夕阳更魅叙衷肠。

浪淘沙——葵花

(1976年6月)

金葵永向阳，根扎田乡，顶天立地傲沧桑。笑斗狂风和苦雨，挺拔坚壮。 脸

黑披素装，质白枝刚，恨向烟瘴爱芬芳。献尽甘霖结硕果，万代飘香。

沁园春——献给八十新春

(1979年12月)

故国文明，彪炳千年，誉满五洲。看名流创献，古迹文物，光照世史，凉热宇宙。蛇舞金山，龙游银水，万古绝胜遍九州。孰不知，是中华儿女，乐章写奏。 迎来八十新春，战“四化”，十亿齐奋斗。喜江水辽阔，珍宝富饶，人民勤慧，国志定酬。反霸旗鲜，“四则”明灯，安定团结驾征舟。驶彼岸，创幸福天地，胜超美欧。

满庭芳——感颂国恩

(2011年9月)

古国神州，五千文史，统传泉露滋之。江山屹立，社旺家祥吉。子民安享润育，智能展，久溢春息。一生里，恩泽止渴，利果充饥。 如今，国主者，责明义尽，“报”玉耀“瑶池”。华夏兴、匹夫勇献珍滴。又捧新征盛酒，同酿造、共创惊奇。华魂悬，炎黄大义，谁会背离。

临江仙——复旦毕业50周年感怀

(2012年5月)

忆往同窗奋发，勤学苦练超凡。五年深造闯河山。神奇靠数脑，昂扬纵坤乾。 喜现耆骥洒脱，慰心强体养安。夕阳景魅欢颜。康宁仗动静，长寿享婵娟。

丁仁

生于1939年6月，浙江永康人。1962年大学毕业于复旦大学数学系。河北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1991年始享受国务院颁发政府特殊津贴，1993年获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称号，任河北省政协第七、八、九届常委，省管优秀专家。2009年退休。在国际权威学术刊物发表论文60余篇，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名著译丛：组合几何》等译著三部，圆满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科研项目一项。权威专家2009年科研成果鉴定称其工作“为组合几何这一学科在中国的发展起到了引领作用，其团队的研究成果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十余次赴美、德、瑞士、日本等国高校讲学任教，2008年赴台湾大学、交通大学、东吴大学等台湾地区高校作有关组合几何学的学术演讲。1986年应邀任美国“国际数学家大会(ICM1986)”离散数学分会主持人，1989年与德国数学家联合发起中德国际学术会议，经国家科委批准在河北师大召开。退休后于2010年应邀赴瑞士洛桑联邦理工大学EPFL讲学并短期工作。传略入选美国



Marquis Who's Who 等典籍。

李家春

1990年7月26日生，上海市宝山区人。

1946-1951年 上海市通惠小学；

1951-1957年 上海市格致中学；

1957-1962年 复旦大学数学系力学专业（1960-1961年担任预备教师，从事130超声速教学风洞建设）；

1962-1966年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研究生；

1966-1988年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研实员、助研、副研；

1988-1998年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导、室主任；

1998-2006年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学位委员会主任；

2003- 中国科学院院士；

2006-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

2007- 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

社会兼职：IUTAM 理事，APMC 主席，中国海洋工程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力学学会前理事长，TAML 主编，力学与实践前主编，力学学报前副主编，应用数学与力学等期刊常务编委，中国科学 E 辑编委，湍流、空气动力学、海洋工程、大气边界层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教育部流体力学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

工作业绩：从事流体力学的理论和应用研究，曾任国家科技部攀登计划首席科学家，获国家、中国科学院、部委等科技奖励、周培源力学奖、中国科学院优秀教师称号。

故园情

一九五七金秋时，同学少年复旦人。笃志求解数理疑，名师授业释我感。

工场农舍经磨练，阔别燕园励人生。而今皆已古稀年，永铭师长同学情。

汪国强

1940年10月24日生于上海，祖籍上海市青浦区，1957年前该地属江苏省松江专区管辖。本人1957年自江苏省松江中学毕业后考入复旦大学数学系数学专业就读五年。

1962年9月，由国家统一分配到广州华南理工大学数力



系工作。该校当时名为华南工学院。到广州前先到南京工学院报到，未办入职手续，一周后回复旦改派广州。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开始，本人因长期订阅北京市委“前线”杂志并发言“三家村”是学术问题而作为“三家村”分店被揪了出来，经过若干次隔离与解放交替，1972年自干校回广州，重新回到“革命队伍”。

1981年3月，以访问学者身份赴美国底特律市韦恩州立大学学习与工作，1983年8月回国。

1984年起担任数力系副主任，1992年起担任应用数学系系主任直至1999年。

1986年参加中国民主同盟，1989年起担任民盟华南理工大学总支主委，民盟广东省委常委，民盟省委教育委员会主任及离退休委员会主任。

任广东省第七届政协委员，第八届政协常委。

曾获得过的奖励：

1989年，1992年及1997年分别获得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特等奖一次，一等奖两次及2005年获得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奖二等奖；1995年被评为南粤教书育人优秀教师；1997年被评为南粤杰出教师；1992年起获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社会兼职：

1991年至2001年，担任教育部工科数学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副主任委员，现任全国高等学校教学研究会数学学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联系方式：

家庭地址：广州市 华南理工大学东秀村3幢601室 邮编510641

电话：020-85511344（宅），13809770037（手机）

电子邮箱：maqwang@scut.edu.cn

华俊荣

1939年7月6日生于无锡，1954年无锡市第三中学初中毕业，1957年无锡市第一中学高中毕业，1962年复旦大学数学系毕业，1962年分配至中国科学院数学所，直至1975年，期间在中国科技大学教过书，参加过吉林、安徽的“四清”，以及湖北的“无七干校”，1975年7月调至无锡轻工业学院（现在江南大学），直至1999年退休，做一个普通的教书匠，退休后自由自在，做一个普通人。



汪芳庭

自复旦毕业，我与王远猷、周川妹分配到铁道兵学院（石家庄市）任教。1970年复员至“合钢”。1976年（36岁）调至中国科技大学（其时，夏道藏在该校，他1988年调往北京），在数学系任教。1998年（58岁）任教授。2003年退休。从事教学则至2007年底，因健康原因离开了讲台。



研究工作主要成果：找到一种结构简单的不可数算术模型（由算术超滤组成），研究了这种模型的应用，建立了关于非主要算术超滤存在性的一个定理（属逻辑与数学基础领域）。

主要著作：《数学基础》（科学出版社，2001），《数理逻辑》（科大出版社，1990年初版，2010年再版）。

眼前一般每天工作两到三小时，从容、尽力而为地继续课题的研究。



毕业分配到天津工学院（现河北工业大学），这是自拍的工作照。

1968年在天津市中学教材编写组，与丁仁的学生陈汉卿成了好朋友。



沈仁欣

《五十七年了》

1955年考入复旦，老大哥同学林荣贵弄来相机为我们拍了这张很有时代特征的照片。四个好朋友



个性各异（沈仁欣 刘雨田 张爱和 陈鑫林）。地点在小桥流水。

因为肺结核分别在1957年4月（到7月）和1958年12月两次休学后的1960年春复学，来到我们这个年级。直到1962年毕业。



1970年调到淮安还真的做了几年中学老师，这几位就是教数学的同事。



这是当年毕业证书上的照片



“文革”结束，调来扬州江苏农学院(现扬州大学). 1982 年扬州教育学院邀请欧阳老师来扬州讲学时留下的珍贵照片。

这三位是复旦校友(生物系 物理二系), 是同事, 也是好朋友。



从江苏农学院到扬州大学忙忙碌碌十几年. 退休了, 因为缺数学老师又干了五年, 累了, 心脏查出点毛病, 下决心休息。

下面是退休前后的照片。



70 岁了!

最近烟花三月, 我召集了部分初中同学来扬州聚会。几年前发起, 但几年后有的得病了, 有的老了行动不方便, 就来了这几位, 大家还是很开心!

信息的更补

《最新通讯录》反馈信息

1. 胡美琛: 修改 E-mail, 现用的为 oyhmc@yahoo.com.cn。
2. 陈恕行: 删去有误的 E-mail, 现只用的为 sxchen@fudan.edu.cn; 办公室电话漏数字, 应是 65643655(0)。
3. 张 文: 修改 E-mail, 现用的为 zhang_400815@hotmail.com。
4. 范伟民: E-mail 有误, 应为 wmfan1993@yahoo.com。
5. 沈纯理: 改动手机号码, 应为 13501906567。
6. 黄智强: 要求删去非本人的通讯信息。
7. 秦 强: 修改 E-mail, 现用的为 1399087463@qq.com。
8. 顾可敬: 第二个 E-mail 有改动, 应为 kjgu@shaw.ca。
9. 王锡祥: 邮编有误, 应为 100083; 门号也有误, 应为 21 楼 7 门 402。
10. 葛锁网: 家址为江苏南京市玄武区钟山花园城博雅居 13 幢 502 室; 座机为 025-83245969。
11. 崔绍农: 修改 E-mail, 现用的为 shaonong_cui@ahut.edu.cn; 修改手机号, 现用的为 13285551376。

12. 姚琦: 修改 E-mail, 现用的为 qi_yao2011@gmail.com; 在美电话为 1 305 856 3505。

13. 张肇基: 北京市海淀区蓝靛厂路 25 号, 人大二附中分校。

14. 罗惟德: 增加常用 E-mail: luoweide2011@163.com。

15. 卢起骏: “邮编”已改为“100143”

16. 未联系上的学友名单中, 应增加两位同学: 钱锦泉, 秦玉珍。

17. 因数学学院领导有变动, 故拟暂不将朱大训、吴泉水的通讯信息放入通讯录中。

18. 因复旦校友会通讯信息已有变动, 故拟暂不将复旦校友会的通讯信息放入通讯录中。

注: 请尚有通讯信息变化的学友, 务必于 6 月底前, 将自己的新信息寄发给秘书处。

部分聚会集体照

